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二則 范少伯水葬西施

范少伯水葬西施俗語云：『酒逢知己千鍾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』可見飲酒也要知己。若遇著不知己的，就是半杯也飲不下去；說話也怕不投機，若遇著投機，隨你說千說萬，都是耳聽順聽、心上喜歡，還只恐那個人三言兩語說完就掃興了。大凡有意思的高人，彼此相遇，說理談玄，一問一答，娓娓不倦；假使對著沒意思的，就如滿頭澆粟，一句也不入耳。倒是那四方怪事、日用常情，後生小子聞所未聞，最是投機的了。

昨日新搭的豆棚雖有些根苗枝葉長將起來，那豆藤還未延得滿，棚上尚有許多空處，日色曬將下來，就如說故事的，說到要緊中間尚未說完，剩了許多空隙，終不爽快。如今不要把話說得煩了。再說那些後生，自昨日聽得許多妒話在肚裡，到家燈下紛紛的又向家人父子重說一遍。有的道是說評話造出來的，未肯真信，也有信道古來有這樣狠妒的婦人，也有半信半疑的，尚要處處問人，各自窮究。弄得幾個後生心窩潭裡、夢寐之中，顛顛倒倒，只等天亮就要往豆棚下聽說古話。

那日色正中，人頭上還未走動。直待日色蹉西，有在市上做生意回來的，有在田地上做工閑空的，漸漸走到豆棚下，各佔一個空處坐下。不多時，老者也笑嘻嘻的走來，說道：『眾位哥哥卻早在此，想是昨日約下，今朝又要說甚麼古話了。』

後生俱欣欣然道：『老伯伯！昨日原許下的，我們今日備了酒餚，要聽你說好些話哩。但今日不要說那妒婦，弄得我們後生輩面上沒甚光輝，卻要說個女人才色兼全，又有德性，好好收成結果的，也讓我們男人燥一燥皮胃。』那老把頭側了一側，說道：『天地間也沒有這十全的事，紅顏薄命，自古皆然。或者有色的未必有才，有才的未必有色，有色有才的未必有德，即使有才、有色、有德的，後來也未必就有好的結局。三皇以前遠不可考，只就三代夏、商、周而言，當在興時，看來雖有幾個賢聖之後，那纔、貌、德、色也不聞有全備之稱。及至亡國之時，每代出了個妖物，倒是纔色兼備的。』眾後生說：『那與夏禹王的是那一個？』老者道：『待我慢慢想來。記得禹王之父，名叫伯鯀，娶了有莘氏的女，名叫修己。看見天上流星貫昴，感孕而生了禹王於道之石紐鄉。那時洪水滔天，禹王娶了塗山氏做親，方得四日，因其父親治水無功，堯帝把他殺在羽山。虞舜保奏禹王纔能堪以治水，即便出門。在外過了一十三年，自家門首走過三次，並不道是家裡邊，進去看看妻子。

那塗山氏也曉得丈夫之性孤古乖怪，也並不出門外來看看丈夫。

不幾年間，洪水平定，堯帝賜禹王玄圭，告成其功。後來虞舜把天下亦讓與他，塗山氏做了皇后，豈不是個有才有德的？但當日也不曾有人說他怎的標緻，此正是賢聖之君在德不在貌也。

後來傳了十六、七代，傳到履癸，是為帝桀。平生好勇，力敵萬人，兩手能伸鐵鉤；貪虐荒淫，傷害百姓。曾去伐那諸侯。

有施氏見桀王無道，無計可施，止有一女，名為妹喜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多才多技，堪以進獻。那桀王果然一見魂迷，無事不從，無言不聽。把百姓之財盡數搜索攏來，如水用去；將那珍饈百味堆將起來，肉山相似。造下許多美酒，傾在池中，可通船隻往來；兩邊的酒糟疊起成堤，人到上面可望十里。凡遊覽至此，上邊打一聲鼓，下邊人低頭叩到池中飲酒，就像牛吃水的相似，叫做牛飲，不下有三千餘人，妹喜方以為樂。如此淫縱，萬民嗟怨，虧殺成湯皇帝出來，把妹喜殺了，桀王放於南巢。如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地方，就是那無道之君結果處了。此是第一箇女中妖物也。

『夏王的天下傳到商時，商朝代代也有賢聖之後，只是平平常常，也無才德之顯。直傳到二十八代，生一個紂王出來。

他天性聰明，作事敏捷，力氣勇猛可以抵對猛獸。說來的話都是意想不到的，如有人欲諫止他，就先曉得把言語搪塞在先，人卻開口不得。自己做了不好的事，他卻有無數巧言搪塞過了。

終日興工動作，做那輿馬宮室之類，件件窮工極巧。就愛上一個諸侯有蘇氏之女，名喚妲己。寵幸異常，惟其所好，無不依從。當初夏桀無道做下的酒池肉林也就摹仿他做將起來。又叫宮中男女赤體而行淫污之事，隨地而做，也不怕觸犯天帝。宮中開了九市，長夜酣歌，沈湎不散，朝政不理，四方怨望。妲己看見人民恨他，威令不行，乃重為刑罰，以火燒紅鬚鬥叫人拿著，手就爛了；更立一銅柱，炭火逼紅，叫人抱柱，立刻焦枯，名為炮烙之刑。還有許多慘刻刑罰，卻難盡說。那紂王只要妲己喜歡，那裡顧得後來？武王興兵伐紂，紂王自焚而死。

假使妲己有這個美色，沒有這種惡纔，也不到得這地方，此又是一個有色有才的妖物證見了。那時武王之父文王是個聖人，就有一個母親后妃最是賢德。其纔又能內助，並無妒心。文王姬妾甚多，生了百子，果然千古難得的。當日就有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詩，誦他懿德。尚有人譏刺道：「此詩乃是周公所作，若是周婆決無此言。」這不是譏刺后妃，只為天下妒婦多了故作此語，越顯得后妃之賢不可及了。到後來周幽王時，又生出一個妖物，卻比夏商的更不相同，幾乎把周家八百年的社稷一時斷送了。這個妖物叫做褒姒。雖則是幽王之後，其來頭卻在五六百年前夏時就有種了。』眾後生道：『這個妖物果是奇怪，怎麼夏時就種這個禍胎在那裡呢？』老者道：『夏德衰了，褒姒之祖與夏同姓，那時變作二龍降於王庭，乃作人言，「我乃褒國之君也。」夏王怒而殺之，那龍口裡吐出些津沫來，就不見了。臣子見是龍吐出的，卻為奇異，就盛在水桶之內，封錮在寶藏庫中。直到周厲王時，到庫中打開桶來看時，那津沫就地亂滾，直入宮中，撞到幼女身傍，就不見了。此女纔得十二三歲，有了娠孕。是時民間有個謠言道：『壓弧箕服，實亡周國。』後來鄉間一個男子手拿山桑之弓，一個婦人手拿草結之衣，上街來賣，市人見他應著重謠，就要報官，二人慌忙逃竄。適然撞著有孕的童女，生下一個女兒，棄於道傍。那對夫婦憐憫他，收養在懷，逃入褒國。後值褒君有罪係於獄中，遂將此女獻上。周王見他美貌，收在後宮。舉止端莊，並不開口一笑。若論平常不肯笑的婦人，此是最尊重有德的了。那知這個不笑，卻是相關甚大，得他一笑，正是傾國傾城之笑，故此一時不能遽然啟齒。周幽王千方百計引誘著他，褒姒全然不動。那時周王國中有令，凡有外寇之警，舉起烽臺上號火為信，都來救應。幽王無端卻放一把空火，各路諸侯來時，卻無寇警。

褒姒見哄動諸侯撲了一空，不覺啞然一笑。後來犬戎入犯，兵臨城下，幽王著急，燒盡了烽臺上火，那諸侯只當戲耍，都不來了。幽王遂被犬戎所殺。卻不又是一箇亡國的妖物麼？如此看來，纔全德備的婦人委實不大見有。』眾少年接口道：『亡國之妖顛倒朝綱，窮奢極欲，至今人說將來，個個痛恨，人人都是曉得的。昨日前村中做戲，我看了一本《浣紗記》，做出西施住居華蘿山下，范大夫前訪後訪，內中唱出一句，說「江東百姓，全是賴卿卿」。可見越國復得興霸，那些文官武將全然無用，那西施倒是第一個功臣。後來看到同范大夫兩個泛湖而去，人都說他俱成了神仙。這個卻不是纔色俱備、又成功業、又有好好結果的麼？』老者道：『戲文雖則如此說，人卻另有一個意思。看見多少功成名遂的人遇著猜忌之王，不肯見機而去，如文種大夫，畢竟為勾踐所殺。故此假說他成仙，不過要打動天地間富貴功名的人，處在盛滿之地，做個急流勇退的樣子，那有真正成仙的道理？我在一本野史上看見的卻又不同。

說這西子住居若耶溪畔，本是一個村莊女子。那范大夫看見富貴家女人打扮，調脂弄粉，高髻宮妝，委實平時看得厭了。一日山行，忽然遇著淡雅新妝波俏女子，就道標緻之極。其實也只平常。又見他小門深巷許多丑頭怪腦的東施圍聚左右，獨有他年紀不大不小，舉止閑雅，又曉得幾句在行說話，怎麼范大夫不就動心？那曾見未室人的閨女就曉得與人施禮、與人說話？

說得投機，就分一縷所浣之紗贈作表記？又曉得甚麼惹害相思等語？一別三年，在別人丟在腦後多時了，那知人也不去娶他，他也不曾嫁人，心裡遂害了一個癡心痛玻及至相逢，話到那國勢傾頽，靠他做事，他也就呆呆的跟他走了。可見平日他在山裡住著，原沒甚麼父母拘管得他，要與沒識熟的男子說話就說幾句，要隨沒下落的男子走路也就走了。

一路行來，混混帳帳，到了越國。學了些吹彈欲舞，馬扁的伎倆，送入吳邦。吳王是個蘇州空頭，只要肉肉麻麻奉承幾句，那左右許多幫閑閑片，不上三分的就說十分，不上五六分就說千古罕見的了。況且伯嚭暗裡得了許多賄賂，他說好的，誰敢不加意

幫襯？吳王沒主意的，眾人贊得昏了，自然一見留心，如得珍寶。古語云：「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。」那吳王既待你如此恩情，只該從中調停那越王歸國，兩不相犯。

一面扶持吳王興些霸業，前不負越，後不負吳，這便真是千載奇傑女子。何苦先許身於范蠡，後又當做鵝酒送與吳王。弄得吳王不理朝政，今日遊獵，明日彩蓮，費了百姓貲財，造臺鑿池，東征西討，萬民皆怨。兵入內地，覷便抽身，把那個共枕同衾追歡買笑的知己拋在東洋大海。你道此心如何過得？希圖回到越國，趁著半老丰姿，還要逞出許多功勞，許多嬌愛，更要駕出越國夫人之上，受用不了。那知范大夫一腔心事也是僥倖成功。萬一夫差是個精細的人，不聽伯嚭邪言，信著伍員的好語，也不見得這個敗壞。又萬一暗裡圖謀，那勾踐一朝命短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雖有些工夫也不到得這樣圓成。況且陰謀詭秘，有許多不可告人的話頭；下賤卑污，有許多令人不忍見的光景。到那吳國殘破之日，范大夫年紀也有限了，恐怕西子回國又把舊日套子，斷送越國，又恐怕越王復興霸業猛然想起平日勾當，有些不光不明，被人笑話。況且范蠡出身，又是楚之三戶人氏，即今吳江縣地方，原自姑蘇屬縣。以吳之百姓為越之臣子，代謀吳國，在越則忠，在吳則逆。越王雖在流離顛沛之中，那臣子的本末、君臣的分際，卻從來是明白在心裡的。到了歸國時節，霸業復興，兵多糧足，別的俱不在心上。

單單隻有這幾個謀國之臣懷著鬼胎，倘或猜忌之主，無心中有些觸犯，一朝追究，未免害了自己的身家。故此陡然發個念頭，尋了一個船隻，只說飄然物外，扁舟五湖遊玩去了。那五湖也只有七八百里開闊，難道人蹤跡不到的？後來人都說越王長頸烏喙，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共安樂。那知范大夫句句說著自家本相，平日做官的時節，處處藏下些金銀寶貝，到後來假名隱姓，叫做陶朱公，「陶朱」者，「逃」其「誅」也。不幾年間，成了許多家貲，都是當年這些積蓄。難道他有甚麼指石為金手段麼？那許多曖昧心腸，只有西子知道。西子未免放妖做勢，逞吳國娘娘舊時氣質，籠絡著他。那范大夫心腸卻又與向日不同了：與其日後洩露，被越王追尋起來，不若依舊放出那謀國的手段，只說請西子起觀月色。西子晚妝纔罷，正待出來舉杯問月，憑弔千秋；不料范大夫有心算計，覷著冷處，出其不意，當胸一推，撲的一聲，直往水晶宮裡去了。正是：「只今惟有西江月，曾照吳王宮裡人。」那後生道：「老伯說來差矣！那范大夫湖心中做的事，有誰作證？你却說他如此？」

老者道：「我也不是證見，我也不肯誣他。卻見《野艇新聞》有《范少伯水葬西施傳》，《杜柘林集》中有《洞庭君代西子上冤書》一段，俱是證見。至今吳地有西施灣、西施浜、西施香汗池、西施錦帆涇、泛月陂，水中有西子臂、西施舌、西施乳，都在水裡，卻又不是他的證見麼？他若不葬在水裡，當時范大夫何必改名鴟夷子？鴟者，鼻也。夷者，害也。西施一名夷光。

害了西施，故名鴟夷。戰國時孟子也說西子蒙不潔，人皆掩鼻而過。就是葬在水裡，那不潔之名還選不乾淨哩！」有一人道：「兄言之謬矣！從古來贊美西施的，直把個天地間至妙絕佳的杭州一個西湖比他。蘇東坡題一首詩道：「水光瀲灩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」如此說來，難道東坡不如你的見識不成？」老者道：「這坡老看得西湖景致好了，沒得贊賞，偶然把個古來美色的婦人比方，其實不是贊賞西子。其中還有一個意思，至今還沒一個人參透這段道理：天下的湖陂草蕩，為儲蓄那萬山之水，處處年年，卻生長許多食物東西，或魚蝦、菱芡、草柴、藥材之類，就近的貧窮百姓靠他衣食著活。唯有西湖，就在杭州郡城之外，山明水秀，兩峰三竺高插雲端；裡外六橋，掩映桃柳；庵觀寺院及繞山靜室，卻有千餘；酒樓臺榭，比鄰相接；畫船簫鼓，晝夜無休。無論外路來的客商、仕宦，到此處定要破費些花酒之資。

那本地不務本業的游花浪子，不知在內嫖賭蕩費多多少少。一個杭州地方見得如花似錦，家家都是空虛。究其原來，都是西湖逼近郡城，每日人家子弟大小小走到湖上，無不破費幾貫錢鈔。前人將西湖比西子者，正說著西湖無益於杭城，卻與西施具那傾國傾城之貌有害吳國意思一樣。如今人卻重了東坡的纔名，愛看了西湖景致，不曾參悟到這個所在故耳。只有一個推官胡來朝湖心寺柱上題一對聯，卻道破此意云：四季笙歌，尚有窮民悲夜月；六橋花柳，渾無隙地種桑麻。

其餘題詠甚多，都是外處往來遊客暫時流寓，無非形容西湖佳妙之處，還要嫌憎那胡推官道學氣哩。還有個小小故事說與你們聽了。近日吳中有個士夫，宦游經過越地，特特買舟選騎，直到蕩蘿山邊。看見山明水秀，游觀不盡，便哼哼的做起詩來，贊得西子不知到甚麼天仙地位，還要尋個媒人選聘女子，依稀沾些西子風味回去。正在訪問，那知走出一個鄉老來，說得極妙：「你道西子是個國色天香，當初乃是敝地一個老大嫁不出門的滯貨，偶然成了虛名。若果然絕色奇姿，怎麼肯送到你下路受用！」那士夫一個沒趣，即刻起身去了。」眾後生拍手笑道：「這老老，倒有志氣佔高地步，也省得蘇州人譏笑不了。」

正待走動，欲將蔬酒排下，吃個盡興。抬頭忽見天上烏雲西墜，似有『山雨欲來』之狀，俱各搶地拱手，稱謝而散。

總評人知小說昉於唐人，不知其於漆園莊子、龍門史遷也。

《莊子》一書寓言十九，大至鵬鵬，小及鶯鳩、鷦鷯之屬，散木鳴雁，可喻養生；解牛調輪，無非妙義。甚至詼諧賢聖，談笑帝王，此漆園小說也。史遷刑腐著書，其中《本紀》、《世家》、《表》、《書》、《列傳》，固多正言宏論，燦若日星，大如江海，而內亦有遇物悲喜、調笑呻吟，不獨滑稽一傳也。如《封禪》，如《平準》，如《酷吏》、《游俠》等篇，或為諷譏，或為嘲謔，令人肝脾、眉頰之間別有相人相化而不覺。蓋其心先以正史讀之，而不敢以小說加焉也。即寶田之相軋，何異傳奇？而《句踐世家》後，附一段陶朱；莊生入楚喪子之事，明明小說耳。故曰小說不昉於唐人也。艾衲道人《閑話》二則曰『水葬西施』，此真真唐突西施矣！然玩其序三代事，皆讀史者所習曉，卻蒼茫花簇，象新聞而不像舊本。至於西施正傳，乃不徑接著褒姒，反從他人說浣紗贊美西施，無心襯人，翻翻縷縷，將一千古美姝說得如鄉里村婦，絕世謀士，說得如積年教唆。三層翻駁，俱別起波紋，不似他則一口說竟。解『鴟夷』、解『夷光』、注西湖詩、談選女事，皆絕新絕奇，極靈極警，開人智蕊，發人慧光。雖漆園、龍門，何以如此！唐人不得而比之。